

当代外国
流行小说
名篇丛书

临床试验

[美国] 丹尼尔·斯蒂文 著 谷启楠 朱小凡 译

CLINICAL
TRIALS

Daniel Steven



临床试验

CLINICAL TRIALS

[美国] 丹尼尔·斯蒂文 著 谷启楠 朱小凡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临床试验 / (美) 斯蒂文 (Steven, D.) 著; 谷启楠, 朱小凡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5
(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Clinical Trial
ISBN 7-80657-080-2

I. 临… II. ①斯… ②谷… ③朱…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6046 号

Copyright © by Daniel Stev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Evan Marshall Agency through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8-142号

书 名	临床试验
作 者	[美国] 丹尼尔·斯蒂文
译 者	谷启楠 朱小凡
责任编辑	刘 锋
原文出版	HarperPaperbacks, 199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扬中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插 页	2
字 数	288 千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080-2/I·074
定 价	16.2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当代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评悬念小说《临床试验》

谷启楠

《临床试验》是美国作家丹尼尔·斯蒂文继《最后的补偿》之后创作的第二部长篇悬念小说，1997年由哈珀平装书出版社出版。小说的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讲述的是由一项艾滋病疗法的临床试验引发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件，以及主人公为查清真相和伸张正义而历尽艰险的故事。小说的风格朴实清新；语言很简练，很口语化，但极富表现力，许多句子令译者颇费思索。

一般来讲，通俗小说是以情节取胜的，《临床试验》也是如此。在小说开头，一个年轻人翻越白宫的护栏被警察击毙，特工队长从死者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一封致新任美国总统的信，总统特别顾问看信后大惊失色。这一事件拉开了小说的序幕，也布下了疑团。然而在第一章里，作者故意抛开这条线索，讲述了另一件怪事：四年之后，在大学医院举行的资助艾滋病研究捐款仪式上，一个女病人从病房窗户跳楼。作者围绕这两个疑团展开故事情节，并在叙述主人公调查事实真相和解救那个病人时继续制造紧张局面，设置更多的悬念，直到故事结局的最后两章才披露全部真相。此外，作者还借鉴了戏剧分场景的方法，每一章里基本有两三个不同的场景，从而打破了时空界限，从不同的角度叙述故事。这样做的结果使全书的情节跌宕起伏，扑朔迷离，引人入胜。

《临床试验》不仅有精心构思的情节，而且表现了深刻的主题，这是它不同于许多通俗小说的地方。实际上，整部小说是以一项

艾滋病研究的临床试验为中心的。一些科学家发现,在已感染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人群中,有极少数人并没有发展成艾滋病,这说明其体内有一种特殊的抗体。于是他们设想,如果把这种人的血浆成分注入艾滋病患者体内,便有可能阻止病情发展,甚至有可能治愈这种病。小说里的艾滋病研究专家马克·阿占特按这个假想进行“被动超免疫疗法”的临床试验,得到了全国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罗萨蒂的支持。阿占特发现,在他招募来的志愿者里,尼科尔·吉拉德是个不可多得的供血浆者,其抗体可以有效地控制HIV。于是尼科尔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各类人物的注意,成了各派势力争夺的对象。渴望取得重大科研成果的阿占特和罗萨蒂想利用她为各自的临床试验服务;教会元老兼商业巨头弗莱彻想利用她治疗女儿的艾滋病;总统班菲尔德也想利用她治疗自己的艾滋病,从而实现连任的愿望;特工队长马卡姆奉总统之命带人监视她,追踪她;律师迪伦·艾斯出于正义感和办案需要更是密切关注着她。这样一来,围绕着尼科尔便展开了一系列囚禁、诉讼、智斗、藏匿、绑架、侦察、跟踪、追杀、逃跑、隐遁的斗争,涉及当代美国社会许多方面的情况。

可以说,《临床试验》是当代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它描绘了医院、法院、教堂、白宫、家庭、律师事务所、老嬉皮士隐居地、高尔夫球俱乐部以及下等酒吧等场所的画面,展现了上至总统下至黑帮成员等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它也反映了这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艾滋病、同性恋、黑社会、种族歧视、毒品泛滥、少年犯罪、政客的狡诈、教会的堕落、司法的不公正、医疗界的腐败现象、两党的争斗和竞选丑闻等,特别是揭露了各种犯罪现象,如绑架、强奸、谋杀、非法拘禁、非法搜查住宅、贪污和挪用公款、贩卖和使用毒品等等。与此同时,小说还表现了普通公民为维护正义与恶势力展开斗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最引人注目的是，小说揭露了美国某些人是如何为了一己私利而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的。为了以合法的手段长期独占尼科尔的血浆，弗莱彻和阿占特买通法官，左右法庭的判决，后来他们又伪造了尼科尔死亡的假象，全然不顾这样做给尼科尔及其亲人带来的痛苦。他们还与黑社会勾结，奸杀了尼科尔的代理律师帕梅拉·霍尔茨，追踪尼科尔的室友沙琳·麦康奈尔，引诱并伤害办案律师迪伦·艾斯，后来又追踪尼科尔，并杀害了隐居荒野、与世无争的霍华德·艾斯。班菲尔德总统为了得到尼科尔的血浆，不惜动用空军的飞机，并非法挪用国库资金 1000 万美元。尼科尔虽然在迪伦的帮助下逃出了魔窟，但仍时时面临被抓回去的危险，因此不得不隐姓埋名远走他乡。这一系列侵犯人权、践踏人权的行径令人发指，也令人深思。看来一向标榜保护人权并指责别国侵犯人权的美国政府倒是有必要好好反省一下本国的人权状况。

然而，无论恶势力如何猖狂，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作者给小说设计了一个基本上是传统的结局。恶人得到了恶报；好人历尽劫难终于获得了自由。这种安排能使读者感到欣慰，符合一般读者的阅读期望和审美情趣。然而作者并不满足于此，他又留下了悬念：两个月后迪伦的艾滋病检查结果如何？他究竟是否染上了艾滋病？失踪的沙琳是否还活着？携款潜逃的阿占特是否被抓获归案？这些悬念给读者提供了想像的余地。这样的结局显然比纯粹“皆大欢喜”的结局更高一筹，更富有现实主义色彩，因为现实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善与恶的斗争也永远不会终结。

《临床试验》不同于许多通俗小说的地方还在于它的人物性格塑造。作者怀着极大的同情心塑造了主人公迪伦的形象。迪伦出身于一个嬉皮士家庭，由于父母吸毒，母亲早逝，他从小就过着艰苦的生活，还要承担监护妹妹的责任。他在法学院毕业后当上了雇员律师，虽然缺乏办案经验但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在办案过程中，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关心尼科尔的命运，甚至

冒着生命危险超越职权范围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在此过程中，他不断地克服轻信、冲动、鲁莽的弱点，在思想和行动上逐渐成熟起来。由于作者对迪伦的性格发展描写得合乎情理，这个人物就容易得到读者的认同，因而从迪伦的视角出发叙述的主要事件也显得真实可信。另一个主要人物尼科尔的形象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比较成熟，很有主见。她叛离了富裕的家庭，选择了独立的生活方式，虽身陷囹圄仍奋力抗争，表现出韧性和勇气。小说里还有许多其他人物，如全力支持迪伦的律师巴里·萨斯克、主持正义的律师霍尔茨、误入歧途的少女贾妮斯、为成名而不择手段的阿占特、阴险虚伪的弗莱彻、妖媚诡诈的克里斯汀、两面三刀的芬尼根、玩弄权术的奥斯本、野心勃勃又走投无路的班菲尔德等等，一个个都描写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作者十分注重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善于运用人物的内心独白。第27章里尼科尔策划从盥洗室屋顶逃跑时的心理活动，以及第29章里迪伦得知自己可能染上艾滋病后的思想斗争，都是很好的例子。这些心理描写给人物的言行奠定了合理的基础。

丹尼尔·斯蒂文之所以能如此熟练地驾驭法律、医学和政治题材并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是有一定缘由的。他本人就是一位经验丰富、卓有成就的律师。他生于1950年，曾就读于罗切斯特大学和华盛顿大学，获得了文学学士和法学博士学位。他毕业后即从事法律工作，从1974年起独立执业，任庭审律师，办理过许多重大的医疗差错案和产品责任案，并担任过医疗差错案的仲裁律师，取得过很多成就，例如他在华盛顿市办理一件无必要外科手术案时首次争取到100万美元赔偿金的判决。他于1994年弃法从文，开始了写作和编辑生涯，现任阿莱马克新闻出版社业务开发部主任，出版过法律专著、小说、电视剧本等，他的短篇小说曾获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妻子是医学博士、内科医生，对他写医学题材给了许多帮助。丹尼尔·斯蒂文的创作显然得益于他的专业知

识和长期的生活积累。他于1996年出版的第一部通俗小说《最后的补偿》描写的就是由一桩医疗事故暴露出的一个危险的政治阴谋。《临床试验》是他在1996年至1997年的18个月内写成的,其间他花了6个月的时间研究艾滋病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因此小说里有关艾滋病疗法的描写有一定的科学依据,而且他假设的某些治疗方法也带有预见性,已被1998年美国全国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院发布的新研究成果所证明。这充分说明他的虚构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绝非凭空编造。书中那个因搞同性恋而患上艾滋病的总统形象虽然是虚构的,但他的野心和丑闻以及围绕着他进行的权力之争让人觉得并不陌生。丹尼尔·斯蒂文对文学创作的态度如此严肃认真,他的两部通俗小说均获成功当在情理之中。

总而言之,《临床试验》不仅是一部通俗悬念小说,而且是一部社会小说,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深度是一般通俗小说所不能比拟的。作为当代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临床试验》确实是一部集通俗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

序 幕

贾森·康纳沿着世界上被人拍照最多的那个围栏走着，一只手伸到从剩余军用物资商店买来的陆军夹克衫里面摸着那个信封。在这之前他曾两次要把信发出去，有一次他实际上已经把手伸进了邮筒。

康纳长得又高又瘦，剪得很短的浅黄色头发直直地立在头上，使他看上去活像一只伤心的白鹤。他停下来用手帕捂着嘴咳嗽了几声，然后吸了几口冷气，竭力把阵阵恶心压下去。

过了一会儿，他觉得好受些了，于是把手帕放回裤子的后袋里，一面考虑着他有哪些办法能用。寄信肯定是不行的。打电话也不行——他没法让白宫的接线员相信他是新任总统的一个朋友。他心想，真怪，凡是人都可以被这样隔离起来。昨天，在就职仪式之前，托马斯·班菲尔德还是个自由人。今天他就成了自己职位的囚徒，被困在一个由管理人员、助手、顾问和特工人员组成的不断滚动的蚕茧里。

康纳的周围都是游客，那里经常游客成群，他们拍着照片，傻乎乎地看着这堂皇的建筑。宾夕法尼亚大道禁止汽车通行，因此即使在1月份这条街也像一条只准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通行的小商业街。周围的人都很友好，而且总统刚刚上任，还没有人抗议示威。只有那些着装整齐、沿着人行道巡逻的政府警察能使人想起这里曾经闹过事。

康纳产生了一个想法。要不是因为身体极度虚弱，头晕得厉

害，他也许会立即打消这个想法的。但从他现在的心理状态出发，这个想法好像很合乎逻辑，几乎变成了事实。由于康纳身患疾病，意识恍惚，漂流在意识流的世界里，因此他思想的逻辑联系极其简单，使他看不清现实的冷酷无情，而是很容易产生奇想。

他睁大眼睛盯着围栏——黑色，铁铸的，足有 300 码长。为了表示尊重白宫这座美国民主的象征物，这里没有设置铁丝网或其他阻碍人们攀越的障碍物。他认为这里一定有某种复杂的监视系统——摄像机、动作监测器、传感器等，但那不要紧；他并不想偷偷摸摸地干。

康纳一直在等待时机，直到离他最近的警察把目光转向另一边。然后，他就以运动员的优美姿态迈开长腿，跨了两步便跳上围栏，要知道他过去是个运动员。他本来肌肉无力，但激动状态下分泌的肾上腺素弥补了不足，他转眼之间便越过围栏，轻轻地落在地上。他蜷缩着，等着警报器和警笛拉响，可是什么声音都没有，甚至没有听见警卫的喊声。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

他的正前方有一个巨大的喷泉，在冬天已关闭。康纳一步一步慢慢地往前走着，有意不跑。他不知道自己能走出多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人拦住。

他的眼前是一片宽阔的草坪，一直延伸到白宫北门；现在他注意到前面突然有人来来往往。身穿整齐西装的男士们走下台阶，汽车迅速开上车道。他继续往前走。

在离车道大约 50 码远的地方，有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察和一个穿深色西装的男人绕过了树篱，径直走到他的面前。“嘿！”其中一个人喊，“站住别动！就地卧倒！”

康纳还是往前走。他们能看出他不是个危险人物。然而，当他看见这两个人跪在地上，从皮套里拔出手枪时，他吓了一跳。真奇怪，他犹如身处一部他曾看过千百遍的电影之中。他离他们很近，能看得清他们的脸，他意识到他们显得很害怕。竟然会怕他！

他伸出空空的双手，掌心朝外，让他们看个清楚。“没事儿，”他说，“我只是想送点东西。给总统。我只能用这种办法——”

他又感觉身子发软头发晕。他知道自己就要晕倒，只有几秒钟时间了。于是，他把右手伸进夹克衫里去掏那封信。以后的事就一件一件慢慢地发生了：他用手指摸到信封，开始从口袋里往外掏。然后，他感到胸部正中央被猛击了一下，就像被马踢了一脚。他仰面朝天倒了下去，同时听见手枪砰的一响。

康纳重重地倒在冰冻的草坪上。他并不感到疼痛。他两眼瞪着那无云的天空，惊叹天空的颜色竟然如此**蔚蓝**。流向大脑的血液在减少，他感觉自己正在飘然离去。他无限遗憾地意识到自己将永远无法知道此事会如何了结。

总统特别顾问克雷格·哈根是第一次参加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会议，会后他走出来，脑子里塞满了各种计划。他腋下夹着一个很重的黑色公文夹，向海军陆战队的卫兵点了点头，然后，沿着走廊向东厅走去，他在那里有一个约会。

白宫仍处于混乱状态——人员还都没有完全就位——而且新总统的情绪很不好。汤姆·班菲尔德^① 早上总是有点不耐烦，特别是在情况不顺利的时候，他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哈根想起刚才班菲尔德是怎样用手指头指着他，像用枪逼着他似的，要他回答问题，要他解释为什么在审查他的国务卿人选时延误了时间，想到这里哈根露出了微笑。哈根把班菲尔德对他发火看做是一种赞扬，说明总统信赖的仍然是他，而不是特克·芬尼根。

罗杰·“特克”^②·芬尼根是新上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从传统上讲，是华盛顿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物。可是，在班菲尔德的

① 汤姆为托马斯的昵称。

② 参阅第 153 页注①。

行政班子里，他现在是而且永远是一个闯进来的外人，选用他只是因为班菲尔德需要一个华盛顿的知情人来指引自己通过国会的险滩。

哈根个子不高，秃顶，情绪紧张，他在明尼苏达大学上学时就结识了班菲尔德。在班菲尔德担任县长的时候，哈根曾在他的行政班子里担任县检察官，班菲尔德的两次竞选州长活动都是由他一手操办的。哈根、T.J. 马卡姆，还有人称“明尼苏达黑手党”的那几个人一向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这对汤姆·班菲尔德很重要。

就在哈根沿着走廊匆忙前行，经过朝向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宽大窗户时，他眼睛的余光看见了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从窗户看见一个人正朝白宫走来，穿着黑裤子和一件薄得难以御寒的军用夹克衫。就在这一瞬间，他听见大口径手枪砰的一响，看见那个人应声倒地。

“天哪！”哈根嘟囔着。几乎是同时，报警器响了，一个特工人员从他身边跑过去，差点把他撞到窗户上。哈根立刻转过身，沿着走廊溜一小跑，跟在特工人员后面出了大门，来到楼前的台阶上。

T.J. 马卡姆先前当过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现在是新任命的总统特工队队长，这时已经来到树篱后面的车道上。他正冲着无线对讲机说话。“是，是，我知道。”他说，“据我们所知……就一个人。我还是要防守队员待在那间安全的屋子里。”

“防守队员”，即总统，现在更要发脾气了，哈根想。他头一天办公就给锁在地下掩体里了。可是 T.J. 是对的——这很可能是声东击西。马卡姆见到哈根便举起一只手。“待在那儿吧，克雷格。我们会处理这事的。”

“你会个屁。”哈根说，“你管警察的事去吧，我得代表防守队员。”

马卡姆目不转睛地和他对视片刻，然后让步了。“好吧，只是别碍我的事。”他转身快步走进草坪，哈根紧跟在后面。

两个警察和一个便衣特工人员正围着那个人。便衣特工跪在那人身边正给他做心肺复苏。马卡姆过来时，特工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摇摇头说：“他完了。”

“医务辅助人员就要来了，”马卡姆说，“接着做吧。”

那个特工又摇摇头。“算了吧。正打中心脏。”他指了指那人胸部打进子弹的伤口。

“混蛋！”马卡姆说，“是谁开的枪？”

穿制服的保卫总统安全的警察里有一个身材高大、梳着平头的年轻人说话了。“是克里斯·波特，长官。”他说着，突然吸了一口气。“我……我以为他要掏武器。他把手伸进了口袋——”

“你这个傻瓜，”马卡姆厌烦地说，还叹了口气，“把你的枪给我。”那警察服从命令交了枪，他好像要哭。马卡姆检查一下枪，确信保险栓已经拉上，然后把枪塞进腰部的枪套里。

哈根低头看了看那个闯白宫的人。他很瘦，已经三十多岁了，面部苍白清秀。他的蓝眼睛睁着，但表情是放松的，几乎是平静的。

马卡姆戴上一副外科医生的手套，在那人的夹克衫外面拍了几下。他慢慢地把浸透鲜血的前襟推向一边，露出原来可能是白色的圆领运动衫。夹克衫的里面有个口袋，一个红色的东西从里面戳了出来。马卡姆把那东西拉出来，原来是个标准公文信封，上端的三分之一沾满血迹。信封上写的是“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白宫总统收”。上面还贴着一张航空邮票。

“这就是他掏的东西吧？”马卡姆意味深长地说，一面生气地瞪着波特。

“我想……是吧。”波特说。

“是啊，”马卡姆说，“一封狗屁信。”他把尸体翻向一侧，把那人裤后袋里的钱包抽了出来，很快地翻了一遍。他宣告，“贾森·康纳。38岁。家住明尼苏达州。”

马卡姆把钱包放在一边，打开那血染的信封，展开信纸，带着轻蔑的表情很快地浏览了一遍。他的眼睛睁大了，他站直身子，下巴在动。

“怎么回事？”哈根问。可是马卡姆摆了摆手不让他说话，直到读完信。然后他把信交给哈根，脸上现出奇怪的表情。

哈根读了信，看了看马卡姆。“啊，我的上帝。”这是他惟一能想到说出的话。

房东是个老妇人，名叫麦吉太太，她爬楼梯非常之慢，总走不到二楼那套公寓，真让人恼火。

“他像个挺不错的年轻人。”她悲伤地说，声音很尖，鼻音很重，一面费力地从长袍里面的口袋里摘下一个大钥匙环。“总是准时交房租，从来不给我找麻烦。”

他们来到楼梯顶端，老妇人摸索着开门锁。马卡姆不得不耐着性子，以免再给她增加困难；不过他想，她并没有向他们要搜查证，以此来宽慰自己。门终于打开了，马卡姆立即从她身边挤进公寓里去，后面跟着三个特工。

这套公寓装饰典雅，摆着斯堪的纳维亚式的家具，全是用木料和浅色面料做成的。一个高柜台把起居室和小厨房隔开。最靠里面的墙边摆着一张电脑桌和一个书橱，构成了一个家庭办公室。

在康纳被枪杀后这段短短的时间里，马卡姆已经得到了有关此人的很多信息。康纳曾在县里担任区划督察员，直到他因病休假为止。他一直没有结婚，从来没有自己的家，他开的是一辆有10年车龄的沃尔沃牌轿车。看来他是个孤独的人，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直系亲属。马卡姆想，他很可能没把信里写的事告诉过任何人。

嗯，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马卡姆冷静地看着他的部下有条不紊地搜查这所公寓，他们

使劲拉开抽屉，还查看油画后面和家具底下。那位老妇人走上前来。“你们干什么呀？”

“我们在搜查。”马卡姆耐心地说。

“哎呀，天哪。”

“康纳先生告诉过你他为什么要去华盛顿吗？”

老妇人眨了眨眼睛。“怎么，没有啊，确实没有。他告诉我他必须离开一段时间，还问我愿意不愿意替他照看金鱼。”她吸了吸鼻子。“我告诉他我不喜欢鱼，他就发起脾气来了。”

“麦吉太太，”马卡姆悄声地说，“请你仔仔细细地想一想。他给你留下什么东西了吗？或者让你寄什么东西或者和什么人联系吗？”

“没有。”她肯定地说，“我们并没有熟到那个程度。”

马卡姆点了点头，这时蒂姆森和布伦特走过来。布伦特说：“这是在卧室的五斗橱后面找到的。”他递给马卡姆一个有皮革封面的厚本子。

“这是康纳的。”蒂姆森说，一面指着封面上凸出的烫金字。“是他的日记本。”

马卡姆很快地把本子翻了一遍。第一篇日记大约是10年前写的，看来康纳在一段时间里经常写日记，平均每星期至少有几段。后来过了两三年，在几段很长的时间里日记越来越少，中间又夹杂着情感强烈的记载。马卡姆很快地往前翻，直到找到那个大概的日期——就在这里。他啪的一声合上日记本。“干得好，布伦特。”

“你需要证据袋吗？”

“不用了，谢谢。”马卡姆严肃地说。

日记本的红色皮革封面很干燥，上面有裂纹。它容易被烧着。

第一章

四年之后

刚刚修剪过的草坪和鲜花散发着香气，经过医院的窗口飘进地狱。

春天来了，尼科尔·吉拉德想。我该走了。她靠在床上，把手伸进床垫下面，抽出那把偷来的外科手术剪。剪刀刃呈弧形，薄薄的，闪闪发光，很锋利。她恐惧地看了一眼房门，但门仍是关着的。她不知道白天值班的护士还有多久才走。

尼科尔用左手抓住剪子，笨拙地剪断右胳膊上固定输液管的白胶布。然后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抓住那硬塑料管慢慢地拔了出来。很疼——比她预计的要疼得多——可是还能忍受。还流了一点血，因此她把面巾纸按在出血点上。

出血停止后，尼科尔滑到床边，双脚着地，然后站了起来。她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可是过了一会儿，屋子就不那么转了。她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她拉起窗扇，一个膝盖跪到窗棂上，慢慢地撑着上了狭窄的外侧窗台。整个世界一阵旋转，那是由楼的高度和镇静剂造成的眩晕。她紧紧地抓住窗框。

尼科尔本以为自己会恐惧得不知所措——她从来就不喜欢爬高——可是这阵眩晕纯属生理现象。她在自己身上寻找惊慌的迹象，可是一点儿都没找见，就连能称得上焦虑的感觉都没有。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她想，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当你没有别的好办法

而只能从医院窗口跳出去的时候，常有这种情况。她试着想像自己在下面的人看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她笑了。

这个医院的建筑呈马蹄形；她的病房是在短的一翼，在二楼上。下面的院子正沐浴着早晨清新的阳光，院子里满是人，他们坐在折叠椅上，面向一个临时搭的台子。凉爽的风吹向尼科尔，进入她那又轻又薄的医院长衫，使它微微飘荡。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注意到她；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台上，以及她身后的夕阳上。她现在不觉得那么晕了，于是全神贯注地去听下面扩音器里传来的说话声。

“因此我非常荣幸地介绍弗农·弗莱彻牧师大人，他是中西部福音派教会基金会的会长、中西部免疫学研究所下属的大学医院艾滋病研究中心的主要赞助人。弗莱彻牧师大人已经——”

“靠宗教发了大财。”有个人小声说。

迪伦·艾斯转过头去，对着巴里·萨斯克皱皱眉头。巴里有时意识不到他的幽默在什么情况下不合时宜。迪伦虽然也看不上弗莱彻，但他相信这一具体的慈善之举是真诚的。对于一个福音派教会的基金会来说，资助一个艾滋病研究中心肯定是最不会引起非议的慈善动机了。基金会款项的来源并不是什么秘密，它来自弗莱彻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网络。

中西部免疫学研究所的所长马克·阿占特博士结束了辞藻华丽的介绍。阿占特个子高高的，像罗伯特·雷德福^①一样英俊，穿着一套新熨好的灰色浅条纹西装。当弗莱彻牧师来到讲坛前时，他退到了后面。

弗莱彻穿着绿色亚麻运动服上衣和卡其布长裤，他在阿占特旁边显得又矮又胖。然而当他那热情的男中音在人群上方滚动的

① 罗伯特·雷德福，1937年生，美国国会议员、演员、导演。